



論語群疑考

六

仁德  
1229  
6



門口仁2  
第1229  
卷6

周氏  
杏庭

周氏  
杏庭

論語羣疑考卷六

家田虎著

○先進第十一

夏而勝益固因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孔安國云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

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

野人也朱註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云仁齋從朱

註耳茂卿云先進後進孔安國曰謂仕先後輩朱子

削仕字非也蓋是進士之進而引王制又云是時人

或先輩之言而孔子稱之如魯先輩臧文仲或有是

羣疑考 卷六 隼風官藏

言朱註爲是，何註非也。所謂禮樂，因世損益者，開國之君制作禮樂時之事。今先進後進，皆以周人言之，又非程子言文質而云是。睹於本文野人君子合諸雍也。篇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以爲是說，殊不知質謂質行文，謂禮樂云。集解禮樂以下，非安國當是何晏之附註。所謂仕先後輩者，蓋謂周代仕進之先後輩也。而禮樂因世損益者，殷因夏而損益，周因殷而損益之謂也。若然，先進後進，將爲異代之先後，是乃上下之解，意相忤，故知禮樂以下，必是何晏之附註也。茂卿

非何註者，然矣。其非朱子削仕字者，穿也。顧朱子非故削仕字，雖不言仕，豈以爲非仕進之先後輩乎。朱註既曰君子謂賢士大夫也，可以知也。且謂如魯之先輩臧文仲者，無用之鑿說也。其駁程子言文質亦不是也。程朱豈不知質質行文禮樂也乎。雍也篇朱註可以見焉。此先進後進之解，朱註爲是矣。又程明道云，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此皆以爲孔子之言，失之。朱註所引，則伊川之說也。

何晏云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朱註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仁齋不出朱註茂卿云是與林放問禮之本章其義相發也又云後生儒者不知古言以文質論之夫禮樂文也文卽中也豈有所謂文質者乎

何晏之意以用之爲孔子用先進之禮樂是不然也且孔子既欲文質彬彬豈謂欲歸之淳素乎朱註亦以爲孔子自用禮樂者失文義矣本文用之者意在野人君子而言上之人若或用之則吾從

先進之士以見用也於其禮樂豈有君子野人之別乎仁齋茂卿皆以爲孔子自用禮樂之意者不得語意也又茂卿以爲禮樂不有文質者而非後儒者妄也殷尚質周尚文禮樂因世有文質周尚文之中亦且郊社宗廟祭祀之禮有質勝者有文勝者其徵不可勝數焉學者各自可見而知也禮樂豈可無文質乎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章

鄭玄云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朱註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

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仁齋從朱註耳。茂卿云鄭  
玄之解不及仕進之門。殊為不通。蓋仕後字誤。謂十  
哲不及後進之門也。云云德夫云。茂卿云言不及衛國  
之門。

鄭玄之解。何以爲仕進之門。於文不見其意。且從  
於陳蔡者。子貢仕魯。又仕衛。仲弓冉有爲季氏宰。  
子路初仕季氏。後仕于衛。子游爲武城宰。此等之  
人。何皆失其所之。有茂卿之說。最牽強附會。不須  
論焉。且此語何如。可屬上章德夫之所引。不見於  
茂卿之徵。是亦不通之說也。陳蔡之厄。孔子適楚。

之時也。何不及衛國之門。之有。又韓愈云。門謂聖  
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  
等降之差。是亦不通。從於陳蔡者。以爲誰人耶。顏  
淵。子路。子貢等。皆從行。而子路既升堂。顏淵將入  
室。豈何言皆不及門。其以門爲聖人之門。則是也。  
今朱註爲得焉。但不及之詞。朱註不消之。

朱註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云云  
仁齋依朱註。而論四科本德行。茂卿謂唐以十哲從  
祀之非。朱註園外程子曰。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  
十哲世俗論也。

集解以四科爲別章而無解朱註可從也仁齋之論是也可見也茂卿謂十哲從祀之非亦然矣程子以十哲爲世俗論者然矣然以曾子爲傳道之人者出於何傳記予未嘗見其徵蓋是漢儒之傳耳唐李涪刊誤亦論曾子不列四科皆不通之說○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茂卿云人各有資質雖聖人不能強之故因其材而篤及其成也德以性殊也又云顏子爲人沈默其性然矣

此其人執見性人人別德以性殊者如往往辯之

聖訓之所無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亦果以其性沈默故也則退而省其私亦將如愚而其足以發者則其所以終日不違斯非其性之所致也以其聰敏通曉故而已如茂卿之說則大失夫子語意矣此語意集解朱註皆是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陳羣云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朱註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仁齋云間離間也按韓詩

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而生二子處其異母兄弟之間宜所間言易入而閔子誠孝惻怛有孚於人者故人亦不以異母兄弟之言間之於閔子茂卿云孝哉閔子騫者外人稱閔子之言也而孔子誦之人謂外人也父母昆弟以為孝外人亦以為孝此所謂不非間也

如陳羣之解則正文不作不有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乃不可通也胡寅之解可然也但以不間為無異詞者不盡語意也仁齋之說不合於文義正文何不間之於閔子之謂也乎且父母不作異母

則亦不通也茂卿以孝哉閔子騫為外人之言者以稱字言之也然本文必不然是特稱字以美之耳又且論語家語中皆書曰閔子騫而不一有書閔損者然則當時以字行與

○南容三復白圭章

邢昺云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茂卿云抑之詩也不言抑而言白圭其三復唯一章

此章諸說無異義邢疏之說及茂卿之言皆然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朱註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諸說無異今予註亦從舊說耳然又私疑焉衛靈公問陳之語左傳以爲孔文子之問此本一事而記者傳聞有君臣之異也今如此章亦本一事而以爲哀公以爲康子蓋亦記者傳聞之異也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章仁齋云顏路請車想非請其不可必請者而夫子之於顏子奚惜一車蓋喪以稱家之有無朝廷威等不可少損此夫子之所以不許其請也

此章亦無異說但此仁齋之說謬矣命服命車則不可以私與人亦不可以請焉顏路之請固非也夫子之不許則本文明言之不敢爲稱家之有無也朱註園外胡氏之說盡之今更意者顏路假令不知當時夫子猶每乘此車則不可敢請焉蓋其既致仕而以其似不用與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章

何晏云喪予者若喪己也朱註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皇侃云夫聖人出世必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孔道猶可冀縱不爲君則亦得



共為教化今淵既死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我也仁  
齋云自古王者之興天必與之賢佐聖賢之興天亦  
必生之羽翼兩者必有奇遇云茂卿云朱註悼道無  
傳宋儒哉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雖聖人  
何能以一人為乎故顏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  
也子路之死天祝之嘆其謂之何何必謂公羊皆妄  
集解朱註喪予之意不審也朱註悼道無傳辭則  
是也然其意則家學之傳道耳皇侃之說善矣仁  
齋之說蓋因皇侃也茂卿之說亦其辭則是也然  
其意則其革命制作之見耳然則不以為是也且

此時孔子既六十餘知其道之不行於當時退而  
教育弟子欲以傳其道於後世而已當此時乎顏  
子之死是似天將喪孔子之道故歎以為天喪予  
喪之言與天之將喪斯文乎之喪同文王雖既沒  
文在孔子當不使斯文喪者顏子其人也是夫子  
之所以深痛惜之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仁齋論云宜哀而哀宜樂而樂皆人情之所不能已  
而雖聖人無以異於人故人情者聖人之所不廢也  
此章亦無異說但此仁齋之論猶未盡也非聖人

之情無異於人凡哀樂之情有正有邪而凡人不能盡其正聖人則盡其正斯所以異於人耳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朱註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

此不言禮而言理其家學仁齋改之云非禮是也

馬融云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制

止非其厚葬故云爾朱註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

責門人也源佐云非我所當為亦猶夫二三子也茂

卿云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檀弓曰人豈有

非之者哉非字正同二三子聞厚葬必咎孔子不能

止二三子指門人在它鄉者也

馬融之解以為人將咎孔子故夫子辭之言其父

聽厚葬故我不得制止也然是不見於文鑿也朱

註及仁齋之解則夫子自辭其罪以歸咎於二三

子也聖人豈有然乎書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又曰厥愆曰朕之愆

以此觀之諸弟子之過則夫子自以為吾過是將

孔子之心也此語茂卿之句讀得之但二三子指

在它鄉門人者不然也是唯呼在側二三子以告

其意也文例猶吾知免夫小子讀者夫字屬下句

非也也夫語辭傳記多有

○季路問事鬼神章

陳羣云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朱註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陳羣以爲語之無益者未得語意也如是則至如宰我之問鬼神而窮矣朱註皆是聖人之意外也

子路唯求奉祭祀之意則夫子何不語既曰祭如在又曰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是皆奉祭祀之意也又且皆以爲不可不知之切問則夫子何爲不語其註蓋因易以設說然易則其所取之義非今之意繫辭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易者所以知人事之變化而臨事之難決乃卜筮以推之天地之理以辨死生存亡吉凶者而非平常無事時可以豫知死生之謂也蓋人未死而安知死之理晦菴幽明無二理之說程子死生人鬼一而二

而一之說皆佛氏之教而聖人之所不言也且聖人  
以不可語而不語之子路程朱何出乎聖人之  
意外而言死生之理乎  
仁齋云問事鬼神者疑祭祀得饗否也夫子抑之使  
專盡事人之道也子路未達故又問死以爲人死爲  
鬼若死而無知則祭祀無益夫子又抑之使專務知  
生之道也云茂卿解子路問意與仁齋同且云子路  
意在知鬼神故夫子抑之而以有繫辭及宰我之問  
答乃云人之知有至有不至云云  
子路之問意實當如仁齋之解也但仁齋依今之

語以祭義宰我之問答及繫辭之詞爲非聖人之  
言偏謂鬼神之事非教者其僻見也聖人之教因  
其人其事而或應之或抑之察其意慮其宜而其  
教誨不同者斯不可從後人測知焉也茂卿以爲  
人之知有至有不至者亦不是也然則宰我之知  
至知鬼神幽明之理子路之知則不至知之與子  
貢問死夫子亦抑之皆是聖人之意不可測者也  
○閔子騫侍側章

鄭玄云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朱註行行剛強  
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仁齋從朱註耳茂

卿無說

學者所以矯其性，豈盡其性可也乎？此鄭註予不知其是也。行行以爲剛強之貌者，因子路好勇以言之，與然就字不見剛強之意。朱註子樂之解，則是也。然以行行爲剛強之貌，以下文不得其死然爲剛強之由，則是子路之行行者，孔子之所以爲憂而非所樂也。文義不相應。子路有聞而未能行之，唯恐有聞是勉於行之也，可知矣。故今以爲勉強之貌，間間侃侃，朱註前篇誤其解。

○若由也章

孔安國云：不得以壽終。朱註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源。佐從朱註。茂卿云：邢昺曰：然猶焉，得之翬昺，不得其死，然可以徵耳。此語舊屬上爲一章。然今私思之，孔子之於諸弟子，雖可無忌嫌，然今對眼前安存者，乃言汝不得其死，然是庸人亦不可言，豈聖人之言也乎？子貢觀邾魯之君而言二君將死亡，夫子以其言中，猶曰：賜不幸言而中，若子路壽終，則夫子之言無乃不妄乎？且言若由也，非直指子路以子路爲比况之詞也。又且豫謂之，則當言不可得其死，然不得

者既不得也故今以為是必子路死後之言而別章也皇侃本此章首有曰字今以為當有子曰二字死然者言死之自然也羿皋不得其死然亦同焉邢昺然猶焉者不是也茂卿以邢昺為知古文辭乎古註以下皆失此章意矣

○魯人為長府章

鄭玄云長府藏名也藏貨曰府朱註以下皆從鄭註予亦初從舊註後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曰公居于長府杜註官府名此曰公居非藏名也必矣鄭玄依府字臆解也

鄭玄云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朱註仍因也貫事也云仁齋從朱註茂卿云貫事也釋詁之文史漢謂舊例為故事舊貫亦謂舊例也又云為長府其詳不可知蓋財貨之入有倍常年而府不能容故魯人別作長府舊例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訓貫為事爾雅蓋因碩鼠詩三歲貫汝之貫以詰之也毛傳貫事也然不穩今釋詩以為貫慣通也今所謂舊貫之貫條貫之貫謂規繩也故舊貫猶言舊規也茂卿為長府之說全是臆說且長府非府庫之名則殊不協也按為長府猶魯新作南門

之類也已

王肅云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朱註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仁齋用王肅茂卿云其後蓋有災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後人解為中理非也凡言中者皆言中禮義也子貢慮則屢中柳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身中清廢中權是皆言中其義也茂卿之鑿說不須言德夫以為是者徒好奇也已

○子曰由之鼓瑟章

馬融云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朱註程子曰言其聲

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云家語之言足以相照焉中庸謂北方之強以戒子路之強者亦可以見也

馬融云升我堂矣未入室耳云朱註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源佐云言子路之學雖造高明正大之地然未入從容自得之域茂卿駁朱註仁齋而云蓋身通六藝其材足以為大夫是升堂者也通禮樂之原知古聖人之心是入室者也

馬融加我字不穩也堂室豈特言孔子之居乎且

升堂入室之義不明也朱註喻入道之次第者是也所謂正大高明及精微之奧者以何事言之耶聖人之道仁義道德禮樂皆有名目以指示之豈有如此空言乎皆是理學之癖也源佐亦不免末學之餘習其解效聾乎朱註耳茂卿之解亦臆說不通所謂身通六藝與通禮樂之原其別何如且禮樂之原者以何為原乎聖人之心者為何如心乎縱通其原知其心然非身能行之則不可以為入室也茂卿動則非宋儒之論心而今以入室為知心者何也升堂入室其解具於予註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孔安國云言俱不得中朱註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仁齋引朱註耳茂卿以子張篇二文為徵  
朱註子張則取之子游之言猶可也子夏規模狹隘者何以知之茂卿以二子之言徵者是也  
朱註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茂卿非朱註云中庸豈以名道乎

朱註雖因中庸之文言之然有害於今若然以子



張為賢智以子夏為愚不肖乎茂卿之非朱註則亦其僻見以中庸為德行之名而非道之名也其謂道聖人制作之道德人人別其謬如往往論焉程明道云才高者過過則一出入與怠惰廢弛比怠惰廢弛此說亦不通一出入與怠惰廢弛比方之則可謂過者愈矣伊川云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揚墨此太傅會若然揚墨之道亦孔門之弊也乎皆是以私見鑿者也

○李氏富於周公章

孔安國云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朱註周公以王室至

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李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云仁齋依朱註而云此不言季子富於魯公而言富於周公蓋記者微意也茂卿云不言魯公而言周公者以全魯言之也是時三桓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則魯公豈足言乎又云自季氏至附益之十七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子曰在中古文辭宜若是耳德夫云冉有得罪於孔子故記者名之亦用春秋之法也

安國何為不言周公且論語中所謂周公皆周文公也春秋時天子之宰周公何富之有朱註是也

仁齋茂卿謂之者皆是也李氏以下十七字集解朱註以為孔子之言乎否不審也仁齋以為記者之言茂卿以為孔子之言德夫以為記者書名春秋之法也今按夫子不言其事而不可直言非吾徒也此記者聞夫子之言而分以先書此十七字爾下文集解朱註皆是也予註蓋有政事則財用足以下取諸仁齋之論

○柴也愚章

何晏云愚愚直之愚孔安國云魯鈍也馬融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鄭玄云子路之行失於反

嘖朱註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云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云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仁齋從朱註茂卿云程子曰曾子卒傳其道此何所據韓愈之原道何足為據茂卿又以辟為教之意云子張好教程子言參也者何也孔門諸賢互不相呼名無乃失敬乎且曾子獨傳道者有何所據乎但孔門曾子尤壽考而存於後則其遺言特多焉耳茂卿非程子以為據韓愈者粗也以孔子傳之孟軻諳記之杜撰與子張之辟諸說皆似失焉子張曰執德

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弟子行曰美  
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  
之行也以此觀之非邪僻之人非便辟之人亦非  
好教之人孔子曰師能莊而不能同然則以其才  
過偏僻而不和同也嗚茂卿依古註而非朱註然  
竟將一意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何晏云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朱註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  
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源佐云言近於道乎不然

何能至屢空匱不改其樂何註一曰屢猶每也空猶  
虛中也云韓愈以此一說為近之而云回則坐忘遺  
照是其空也茂卿云顏子之子其殆庶幾矣乎言其  
必受命而興也左傳諸書可以徵焉耳顏子不幸短  
命死孔子之言不有驗故魏晉之間王弼何晏更其  
訓謂庶幾于聖道失古言非也言顏子雖屢至匱乏  
而必將興

何晏以下至仁齋皆失語意矣庶乎例皆言近乎  
興如茂卿言之然矣又屢空之言何處見不改其  
樂之意何註一說及韓愈則老莊耳非聖道也茂

卿庶乎之解則得焉然屢空之解未之得也正文何處見雖字語意屢空者乃所以庶於興也孔子厄於陳蔡曰君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而逸者則志不廣又曰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孟子之言予註所引合而可以見焉故言命顏子之屢空乏者乃天之所以將興此人也要其何晏云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憶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勸賜也朱註命謂天命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仁齋

云人之於貧富有義耳苟合於義則可以富可以貧然亦有命云茂卿云賜不受命而貨殖者喜用其才也億則屢中者喜用其智也喜用其才智者不及顏子也

子貢豈有不受教命乎其憶度是非者不解屢中之意則不知何謂故何註不通朱註是也但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者未解得不受命之意不受者非不安之意也程子之說亦其道學之癖哉子貢至聞性與天道則可貨殖而不爲焉強爲貧安之乎仁齋之說得之茂卿之附會不須論焉何處見

喜之意且大害於教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孔安國云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朱註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茂卿云善人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云韓愈云善人即聖人異名爾云

安國之解曰但曰而已似失語意矣且踐字不可直訓循也因迹以言踐耳朱註不是既曰善人之

之道則是有一等之道也非徒言質美者也且其述而篇註則以為志於仁而無惡今何殊其解乎程子謂自不為惡亦以為善惡相對之善皆失之程朱及仁齋通凡人言之其誤既具於述而篇茂卿之說得焉但述而篇則聖人君子與善人有恒者皆以人君稱之則以為如管仲輩未之盡也韓愈之妄說不容論焉

○子曰論篤是與章

何晏云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

朱註與如字言但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  
 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仁  
 齋引朱註耳茂卿云論篤未得其解何註謂口無擇  
 言朱註言論篤實豈其然乎按諸史籍稱評論之至  
 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謂時人之論是是非之是與  
 平聲云

何註太牽強全不見於正文且此必不屬乎上章  
 以子曰別之明是一章筆解本以此為孔曰然是  
 必非安國何晏之妄耳朱註得焉茂卿何謂不然  
 乎但後讀者以論篤為連語故茂卿亦以舊習疑

之爾而其說全臆說也已程明道曰論篤言之篤  
 厚者也朱註蓋本此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包氏云賑窮救乏之事孔安國云當白父兄不可得  
 自專也鄭玄云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  
 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朱註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云  
 聞斯行諸汎言也何時賑窮救乏之事也安國以  
 為當白父兄者不可然也諸弟子所聞非皆可以  
 白父兄與言唯其所行不可不慮父兄意專之也

朱註兼人謂勝人者依鄭玄在勝尚人與然兼人言勇於爲而兼人之所爲耳非勝人之謂也張敬夫之說然矣但其謂約之於義理之中家言耳

○子畏於匡顏淵後章

孔安國云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包氏云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朱註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云仁齋從舊註茂卿云此不徒相失蓋顏子故在後以護孔子蓋在鬪故及其至也子曰吾以女爲死云

諸說皆是也茂卿以謂故在後以護孔子者固然

矣朱註既以爲謂不赴鬪而必死也及胡氏之說皆非以爲徒相失也但胡氏之說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以下至捐生以赴之則然矣其謂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則亦其說之過也是倣程子之陳恒弑其君之說者而皆不慮時世也春秋之時忠臣孝子雖其君父遭難者多也何如得告天子方伯以復讎焉時世必不可也且孔子困於蒲公良孺挺劍將鬪以此觀之孔門諸子每護孔子不獨顏淵自得子路惡言不入耳亦可以知也此章特善顏子之對而記之爾韓愈以爲死當

為先者大失章意矣

○季子然問章

孔安國云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乎朱註異非常也曾猶乃也云仁齋從朱註茂卿云異之問異問也與有異問乎異同朱子訓非常非也異異而已言將問異事也安國之解是也不可敢為非常朱註非也茂卿謂之然矣

朱註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仁齋云止者致為臣而去

朱註必行己之志者不穩也雖不可也為臣者豈

得行己之志乎晦菴之意蓋將去而行其志之謂然不言去則有害於義也止者唯止仕之謂也今由與求也以下諸說一意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包氏云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朱註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仁齋依朱註改未學為學不足茂卿云夫人之子少之之辭子羔長曾子六歲齒甚卑而學未成故云爾包咸賊害人者以夫人之子為人民非也朱註謂未學非也仁齋改之者是也茂卿謂之然矣



孔安國云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朱註從  
 安國耳仁齋云費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可以為政  
 此即學也豈特以讀書為學乎茂卿云書謂尚書孟  
 子盡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謂尚書莊子曰書道  
 政事故子路云爾後世以為黃卷都名云

孔註及朱註以社稷為事神者不可然也事神非  
 宰之職務社稷謂土穀也言掌人民土穀而習之  
 政事斯乃可以為學也仁齋之解詞則是也然以  
 社稷為何乎以讀書為何乎其意不審也茂卿謂  
 之者然矣孔子之時稱書者百篇之書耳詩易禮

樂春秋則不稱之書德夫引王充曰書五經之總  
 名也是亦五經之目孔子之時未之有也

孔安國云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朱註治  
 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  
 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  
 而虐民者幾希矣云

安國之解是也朱註有不通也事神是為學者事  
 則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何為抑之且所謂有社稷  
 焉者非事神之謂也又且高柴在孔門而可謂初  
 未嘗學乎其園外范氏之說道之本在於修身而

後及於治人者固然矣然今之語意非敢以修身  
為本之謂與左氏襄公三十一章傳子產之言足  
以照於此章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茂卿云乎爾語助辭朱註以汝解爾失古言

此不然也與吾無隱乎爾之言同且下文既有知  
爾之文爾共訓汝乎爾在句尾多為語助在句中  
則非助語也

孔安國云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如有用汝者則何  
以為治乎朱註同意德夫云或有也知猶用

孔註是也但常居朱註改為平居然矣凡單言居  
者謂平居也或不定之詞不可直訓有也

包氏云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也何晏云方義也朱  
註攝管束也方向也謂向義也云

攝朱註為是矣方何註為是矣易曰義以方外文  
王世子曰邦國有倫而眾鄉方言眾民向義方也  
方不可訓向可以見也仁齋茂卿皆以為義方

孔安國云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  
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朱註足富足也云  
足民不可敢以為富足唯謂衣食足也如安國之

解然矣此佗公西華之言諸說無異義

孔安國云思所以對故音希也朱註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云希間歇也

希字諸註皆不得焉老子曰聞之不聽名曰希是謂其音之微以為希也

孔安國云撰具也為政之具朱註以下皆依安國耳但仁齋云撰具也猶言素蘊茂卿云三子者之撰古言猶言三子者之道

撰訓具者不穩也仁齋之素蘊茂卿之道皆於撰字未嘗見如此之義按易曰以體天地之撰說者

皆訓撰為事今從之

包氏云暮春者季春三月也云歌詠先王之道歸夫

子之門也朱註暮春和煦之時云曾點之學蓋有見

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云源佐

云點蓋深厭周末之膠擾而有慕治古之淳風故其

所言有唐虞三代之民含哺鼓腹各遂其性之氣象

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蓋有合於夫子願見唐虞

三代之盛之意也茂卿云按曾點浴沂之答微言也

後世詩學不明故儒者不識微言得其解者甚按曾

點有志於禮樂之治云

包咸之解是也。但詠者言詠詩耳，不可敢以爲先王之道，歸亦唯歸而可也，不可敢以爲夫子之門。朱註天理人欲之說，全其家學聖門之所無焉。曾點豈志如是之理乎？仁齋之解近焉，猶未盡文義。含哺鼓腹，唯遂其性者，是唐虞以上之民，而三代之盛，則不可然也。茂卿之微言，亦其癖，而所謂禮樂之治，無所見於本文焉。此語諸說臆解，皆失於深而不得於正文。今卽正文以探其意，唯是欲長幼相與樂而無憂慮于世也。韓愈云：春服既成，非衣單袷之謂也。形容其出遊也。浴當爲浴，字之誤。

也。風亦詠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而風涼之理哉？此泥建子正月以強解爾。詩書及論語之文，皆非建寅首春，則義不通也。王充論衡明雩篇亦引此語以爲暮春，謂四月其說傳會耳。陳氏樂書以舞雩爲祭名，而曰魯之舞雩，孔子與其徒必預之者，豈非憂民之心，君子所以與人同故邪？今謂舞雩固雩祭之名，而所舞雩之地，乃亦名舞雩者，經文明也。此語曰風乎舞雩，又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豈預乎祭之謂也哉？皆鑿說耳。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馬融云克己約身孔安國云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朱註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所以全其心之德也云

集解克字不知其解何如且不謂反禮之所以為仁則其義不審也朱註皆其家學本心天理人欲之解非聖人之訓固不容論焉

仁齋云此夫子以仁於天下之道告之克勝也已對久之稱復反復也克己猶舍己從人之意言不有己

也克己則泛愛眾復禮則有節文故能泛愛人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

此解有得失也其以仁於天下之道告之者得之克己之解則失之禮者檢束身之則而事皆反復諸禮以檢束己身斯乃克己復禮之謂也豈是舍己不有己之謂也乎大禹謨所謂稽于眾舍己從己者以謀慮言之也非克己之謂矣且以克己與復禮為兩事者大失語意而不得所以為仁也茂卿云克己復禮納身于禮也為仁行安民之道也非克己復禮謂即仁也欲行安民之道必先納身于

禮而後可得而行也。德夫亦云。為仁之為猶行也。此說納身于禮者。猶可也。然克己之義不辨。以下之說皆非也。顏淵問仁。對曰。克己復禮為仁。是非克己復禮即仁。而何己素不得仁之為物。而謾言安民之道。以設若妄說。其不了聖道也。可知矣。克字訓勝。訓能皆非也。洪範剛克柔克。小雅飲酒溫克。易蒙卦子克家。皆克治克責之意也。馬融云。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朱註歸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馬融以為見歸不可然也。歸仁非歸懷于上之仁。

之謂天下之人皆化之而歸向仁道之謂也。正文不曰歸其仁。而諸註加其字。非也。朱註歸猶與也。何須訓與。是以今所謂仁為凡人之事之誤耳。孔安國云。行善在己。不在人。朱註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源佐云。一日謂志初興起之日。云。茂卿云。雖行仁於彼。而行之在己。故不修身不可以行仁也。觀由字。則克己復禮所以行仁。而非仁審也。云。安國行善之解可疑也。古論或作善與不然。何為仁。改善。朱註非他人所能預者。是亦以為凡人之所行。而誤語意。爾仁齋泥乎。一日之言耳。茂卿之

說何言也正文明言為仁由己是仁於人民乃在人君之克己復禮故曰為仁由己觀由字何為克己復禮非仁乎皆是不得仁之為物故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左氏僖公二十年傳曰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文例可以見焉

朱註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云仁齋云夫子舉此四者告之能如此則仁為己之有不失云茂卿云非禮謂似禮非禮者也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以見耳非禮勿視聽言動何天理人欲之有其家學之蒙

蔽大誤聖訓爾仁齋首謂以仁於天下之道告之而今謂仁為己之有者似首尾不符合且其執見以慈愛惻怛為仁則不得今之語意也非禮之言如茂卿之說然矣韓愈云回問仁仲尼答以禮蓋舉五常之以明其端焉予未意愈之如斯愚拙也此章諸說皆不得語意予之解具於註及合語

○仲弓問仁章

孔安國云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仁齋云出門所謂出門如見大賓言政莫非王事也使民如承大祭言

民莫非天民也二句言敬

仁齋所謂出則事公卿與入則事父兄對語而言事君長也今則汎言而都與世人接之謂也豈何與彼同焉茂卿二句言敬者固安國以下之解皆然也然出門之言何以關乎政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以此觀之是孔子以前古書之語也

朱註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云仁齋云言求仁之要也茂卿云恕行仁之要朱註持敬之說固其家言凡經傳言敬者皆以事

言也其辨具於辨物既曰出門曰使民皆接人民之際而敬其事也且以出門使民二句為持己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及物皆不得章意之解也其心德之家言則不須論仁齋以為求仁之要茂卿以為行仁之要者皆似不得恕者為仁之方矣包氏云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朱註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仁齋云言得仁之效也茂卿云在邦謂在邦之人卿大夫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卿人是也君奭曰在家不知可以見耳包咸失之以為諸侯卿大夫在字不消朱註內外



在邦為外，在家為內，亦失之。仁齋不解，在邦在家，蓋從朱註耳。且仁齋以此為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之意，在邦在家無怨之言，豈何四方無不服之謂也。茂卿之解亦失之，且誤書之文。君奭所謂在家不知言，周召二公若致仕而在家，則不知成王之臧否也。非謂鄉人也，其人之不能學書，亦可以知也。諸說何不考文例，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皆在邦謂仕，諸侯者在家謂仕，大夫者也。章意則具於予註。

○司馬牛問仁章

弟 孔安國云，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朱註名犁，向魍之弟。史記弟子傳名犁，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名犁耕，今從家語，但以耕牛配名字，與以犁牛與未之審也。孔安國云，詔難也。朱註詔，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仁齋云，仁者德全於內，故言不易於外。茂卿云，邢昺引史記，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孔子答之，以此是誠聖人之善誘也。

詔字，双言，双刃，不可單訓難也。忍也，故今以為難。

言也。朱註：仁者心存而不放，是據孟子之存心放心也。然非今之語意，且其註云：為仁之方不外是矣。以難言為為仁之方，吾未之聞也。仁者其言也，認是告仁者之用心，以戒牛之多言耳，非告為仁之方也。仁齋謂德全於內，亦不是也。夫子明解其認之意，曰：為之難，斯言行相顧，以認其言耳，不敢論其德之全不也。茂卿引邢疏者，固然矣。七十二弟子解曰：牛為性躁，好言語。二

孔安國云：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朱註：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云：仁齋云：仁者專務力行，而不易以為之。

故其言不得無認。云：茂卿駁朱註云：是自其心學之說，不可從。段使其心常存而不放，苟無安民之德，安得謂之仁。

為之言之，蓋汎言，謂凡行事也。說命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難，同意焉。安國以為行仁言仁者，拘焉耳。朱註：好言心者，其家學也。為之難，何論心之有仁齋之解，無失茂卿安民之說，亦其僻見耳。

○司馬牛問君子章

仁齋云：不憂不懼者，非仁且勇者，不能之。所以為君子也。

憲問篇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仁齋因以設此解然  
今所以語司馬牛者謂非仁且勇者不可能之不  
可然也若然則司馬牛不得仁且勇乃不能不憂  
不懼也是不切於司馬牛之諭也集解朱註皆謂  
牛兄桓魋為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耳  
包氏云內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朱註言由其平日所  
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云源佐云  
反觀於己無所病於心則胸中洒然理直氣強何憂  
懼之有茂卿詰仁齋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孔  
子言而孔子解之此外復何言云德夫引皇侃云內

省者反自視己之心也

包咸之解猶未盡焉所謂內者其意不知何如皇  
侃邢昺皆以為心朱子及仁齋亦以為心是皆未  
得也凡言內者對外人而謂己身為內也假令憂  
懼之事從外人至於己之身無可疚病之行則君  
子不憂不懼也且仁齋謂理直氣強者太失語意  
矣所以不憂不懼者以無違於道也理直氣強豈  
足以為君子乎況理氣之說聖門之所無焉哉茂  
卿詰之者宜矣哉此章諸說似不得夫子所以言  
之者特為司馬牛之意矣

○司馬牛憂曰章

鄭玄云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為無兄弟也  
朱註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仁齋  
云按左傳宋有司馬牛杜預以為桓魋弟今據此章  
牛實無兄弟明也左氏傳所稱別是一人家語謂孔  
門司馬牛即是也蓋依左氏誤也茂卿謂之曰司馬  
牛憂桓魋將為亂出於孔安國古來相傳之說也仁  
齋乃曰司馬牛實無兄弟是其人不學詩故不知言  
語之道有兄弟而曰無言語之道爾且子夏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若使牛實無兄弟是何所關涉云

固矣哉仁齋之說有兄而言無猶有君而曰無君  
也茂卿駁之者然矣但是何敢論詩學焉且以為  
言語之道亦不通也雖詩之言也豈有偏言有以  
為無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及此司馬  
牛之言皆唯是感激之辭也何言語之道之有  
朱註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  
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仁齋云莫之為而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死生存亡富貴利達皆天  
之所為命之所至非人力之所能遷何為妄憂茂卿  
云死生有命言其不可辭也富貴在天言其不可求

也而駁朱註

朱註不可通也。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也。則雖為惡，壽則可壽，雖為善，夭則可夭。若然大德必得壽者，可謂虛言也。孔子所謂三者之死，非命也。己自取焉也。亦可以見焉。寧謂非所能移可也乎。仁齋依孟子以為解，亦偏以為非人力之所能遷，則恐謬乎勸懲之道。茂卿之解然矣。然猶未之盡也。所謂死生，唯以為壽夭之謂，而以不可辭言之耳也。則為司馬牛之憂兄，乃子夏言之者，似無益。諸說未解此意。蓋此二句古言，而子夏并誦之。

然今之用，則死生有命耳。

包氏云：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朱註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己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仁齋云：敬以事言。茂卿云：敬而無失，無過失也，而非朱註。

包咸之解，不知何意也。敬之與恭，何為疏惡友賢之意也耶。朱註皆其家學之解，敬豈持己之謂也乎。無失，豈不間斷之謂也乎。其謂欲以寬牛之憂

者實然矣然園外胡氏之說非斥子夏者宋儒之  
教僻恐使後生不信論語乎仁齋茂卿之解皆是  
也但此章說者皆未審子夏亦為子馬牛之意也  
○子張問明章  
茂卿云明者為人上之德也故古言明者以為人上  
者言之此章是也

此說得焉凡經傳言明者皆以人君言也其說具  
於合語明德篇諸註以為沉言失之  
鄭玄云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融云膚  
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朱註浸潤如水之浸灌

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如肌膚所  
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  
己之冤也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  
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仁齋不  
出於朱註茂卿云古言皆以淺為膚而馬融為得  
馬融皮膚外語不消受字又未得謂明謂遠之意  
也浸潤膚受之解朱註為是今從之但其以為可  
見心之明者非也經傳凡言明未嘗有屬心者且  
因子張之失者最不得語意矣又且以何為子張  
之失皆妄說耳園外楊氏之說引大甲文是也茂

卿以馬融為得者不然也膚字古言未唯訓淺詩  
豳風公孫碩膚此膚訓美小雅以奏膚功此膚訓  
大今膚受朱註引易者是也子張問明夫子對之  
曰謂明又曰謂遠是必因視遠惟明乃有此問對  
也

○子貢問政章

朱註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  
不離叛也仁齋云民有恒產則非心不生武備克修  
則民心不搖教民以信則國之本固茂卿云是子貢  
為邊邑宰而問政故孔子告之以之又云民信之者

言民信其為民之父母不疑也

經文明以為三者而如朱註則足食足兵之二而  
教化行而民信於我者為其治功也且以為民信  
於我者不可然也三者為政之次第而足食次足  
兵次使民以信相接也民唯信於我豈是為政之  
次也乎仁齋之解得之茂卿亦失民信之之義民  
信其上無疑者非為政之事也其以為子貢為邑  
宰者此不可知也子夏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  
之類皆書其地今不書地則唯問政也

朱註言食足而信乎則無兵而守固矣德夫引陸德

明一而去於斯為絕句亦通

朱註上則謂民信於我此唯謂信字信義似相違且不可添字字孚與信字義不同仁齋茂卿無異說釋文一絕句正文必不然德夫以為亦通非也孔安國云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朱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茂卿云民不信不立者上無信則民不立也為民之父母仁也上仁而民信之云安國之解是也但不立之義不審也朱註不若死

之為安者浮屠氏也哉且所謂信者豈唯以我與民言之乎斯乃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之語同人民相接以信也茂卿之說上則謂民信其為民之父母此則謂上無信則民不立而其解太纏繞此章諸說物與事之先後皆未之盡也

○棘子城曰章

朱註疾時人文勝故有此言仁齋從朱註茂卿云棘子成明貴質耳

按以下子貢之言觀之棘子城之意非偏舍文而質而已之謂也凡文者禮樂制度之飾質者孝弟



忠信之行也。雖子城也，豈謂不用禮樂制度之文乎？意者禮樂制度者，行孝弟忠信之則也，則非文質二而可行之禮樂之文，亦唯爲質行也。是以子城言之者，不可文質爲二之謂，而非謂可無文也。說者未解此意。

鄭玄云：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朱註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仁齋云：子成之所以論君子者，失之一偏而不能無害。云云。

鄭註是也。朱註讀正文以爲夫子之說，則君子也。

是文不然也。君子卽子城所謂君子也。仁齋之解是也。說猶論也。

孔安國云：皮去毛曰鞣。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朱註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仁齋從朱註耳。茂卿云：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不可相無也。虎豹之鞣，猶犬羊之鞣，言文之可貴也，而非何註。德夫亦從茂卿耳。

安國之解可謂善解矣。朱註大失語意矣。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是以爲文質等不可相無之謂。則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亦以爲兩鞞相等不可相無之謂乎。此殆不通也。三猶字豈殊其意乎。是素誤子城之語意而失此。文義爾。又其謂子城與子貢以爲胥失之矣者。嗟妄矣哉。今以子貢之言乃孔門之訓也。更無是正之文。直錄之。論語以貽於後世焉耳。而晦菴自居聖人之所以非論孔門諸賢無乃不妄乎。茂卿與朱註同其說而非古註者亦何文義之不解。其猶以爲知古文辭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朱註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仁齋德夫等亦以爲國用茂卿獨以爲公之供用。

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蝨而又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故用不足也。用國用朱註是也。茂卿以爲公之供用其說之非下辯之。

鄭玄云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通法也。朱註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

其一故謂之徹云仁齋云蓋通貢助二法用之其實皆什之一故謂之徹茂卿云夏貢殷助必不皆通耕均收而周創通耕均收之制是周之制所以益詳也鄭玄以為天下之通法者不可然也夏貢殷助亦其當時為天下之通法然則徹不可以為一法名也朱註可謂是也但孟子曰徹者徹也此通徹之義耳不可更訓均也仁齋之解亦不通周用二法鄉遂則貢都鄙則助各用其法則所謂徹法者無其可以名也蓋周制貢助二法皆通力合作故名徹也茂卿依朱註以謂之者然矣

茂卿云年饑用不足哀公之意言其以自供不足也有若以為所以振濟民之不足也是用字哀公以其好用言之而有若以國用視之故曰盍徹乎及其曰二吾猶不足而有若悟哀公意故言君民一體義以喻之其為國君而忘民故也不爾問答不相應此太非也若舊註或有此說則茂卿必將言不知言語之道是有若之答固孔門教誨之道也彼於孟懿子問孝之章亦設如斯之說不知教誨之道亦不知言語之道也哀公問孔門學者曰年饑用不足豈何謂其好用不足有若亦何不知公之問

意況此時魯實多事而連年蝨饑國用不足不須  
言也哀公何遑乎憂其好用不足然國用之所以  
不足者素由百姓之不足也故有若答以當使百  
姓足何問答不相應之有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樊遲又問崇德修慝辨惑蓋是古書之語也與  
仁齋云主忠信則崇德之基立徙義則崇德之功速  
也茂卿云崇德俾德崇也主之云者以此學也

主忠信解詳於首篇仁齋之解有害於文曰之基  
曰之功則似別有崇德之事主忠信徙義即所以

崇德也何謂基與功之有茂卿添俾字何意也又  
彼於首篇則曰主忠信之人而親之也今則以此  
學也何為解之不定德夫依邢疏崇訓充是不穩  
也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同焉  
包氏云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朱註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  
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則惑之甚也源佐云死生之命由天非人之所能  
短長而常人之情愛人之甚欲其常生其及惡之也  
亦欲其死此非惑乎茂卿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人之情也非惑詩曰君子萬年又曰投畀豺虎可  
以見耳宋儒以欲生欲死為惑是佛老之見耳又昧  
於惑字義惑者無定見為人眩惑也善人當愛不善  
人當惡是其人之善不善素定然嚮所愛之人今則  
惡之是我無定見而為物眩惑故孔子極言愛惡之  
至以明之云

包咸之解是也朱註太非也其全佛氏所謂煩惱  
之說也凡欲可愛人之生欲可惡人之死則人情  
之正而道之所在也聖人豈謂之惑乎仁齋之解  
亦非也今則以人情之正與惑言之也不可以天

命論也雖有天命在而可愛之人則臨其死亦猶  
欲生之可惡之人則視其生亦猶欲死之是人情  
之正也仁齋不以為人情之至即道也乎而今以  
為之惑者何也若以此為惑周公金縢之事其謂  
之何茂卿之說意則然矣然未得文義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二之字指一人而言其愛惡之變  
者明也茂卿以二句為非惑者皆失文義所謂惑  
者若衛靈公之於彌子瑕是也魏邴原別傳曰應  
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原  
曰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

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曰愛之欲其生云此亦足以徵焉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諸註無異義景公及陳氏事見於左氏昭三年及哀五年傳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孔安國云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朱註片言半言折斷也云仁齋從古註之意茂卿云片言聽訟者之片言也朱註得之德夫云程頤曰子路言信故片言可以折

獄

安國之解不可然也以子路無宿諾次此語則是美子路之取信於人也且聽訟者偏信一言以折獄者無其理也凡訟獄者兩造皆作辭理則偏信一人之言以斷是非必不可有之也故朱註為優予註從之茂卿以朱註為得是也然片言可以折獄謂蓋古言者無用之鑿說也

何晏云宿猶豫也朱註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畱其諾也仁齋從朱註茂卿是古註而非朱註云宿留也迫急之甚是自宋儒之見

何註朱註共通今從朱註茂卿非朱註者反非也豈是宋儒之見也乎不畱諾者信而踐言之謂耳孔子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言不可畱諾也宿怨宿疑宿食宿肉所謂宿皆畱之意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茂卿云聽訟吾猶人也聖人不貴聰明也必也使無訟乎若必欲見我材則使民無訟是或可能云此章諸註無異但此茂卿之說不是聖人不貴聰明者出乎何經傳大似老莊守拙之說若誤蔡仲之命之文乎其說皆不協於文義

○子張問政章

王肅云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朱註居謂存諸心云園外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云仁齋用朱註茂卿云居者如居仁之居身居政也謂視政如其家事也是以心言之忠者盡己心委曲詳悉是以專言之

王肅以為居之於身者不穩也正文何處見身與民之別又正文唯曰忠添信字非也朱註以其家學誣文義也居之何如存諸心之文也乎程子謂子張少仁者宋儒之教可疾矣哉仁齋用朱註者

其人偏尊孟子故善存心之說也茂卿居之之解  
則是也但以二句為心與事者何也宋儒若有此  
說茂卿必反非之既不言身居政乎若以不倦為  
心則忠亦固心也德夫以為兩之字皆指政得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鄭玄云弗畔不違道朱註重出佗無解  
此章意既具於雍也篇重出之義前辯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朱註成者誘掖勸以成其事也云仁齋云成者謂  
成全其事也云

朱註是也猶未之盡仁齋盡之予註從仁齋茂卿  
亦善仁齋之論皆可就而見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鄭玄云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此章邢疏朱註本作子帥以正然鄭註既如此魯  
論本作帥而可知也此語尚書以下聖經格言桓  
範政要論曰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  
不正是全語記之謬耳

○季康子患盜章

邢昺云苟誠也茂卿云苟子之不欲公綽之不欲皆



謂廉也。猶言無欲。古言為爾不知者，乃不欲與無欲為殊。

苟訓誠亦通。然苟且之義為優。茂卿以為不欲與無欲同者，反不審於古言也。無不二字，豈可混乎？無者對有之言，不者不為之言。書曰：惟天生民有欲，人生不可言無欲也。荀子曰：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此人生則有欲，死則無欲。故經言未有無欲之訓。孟子猶言養心無善乎寡欲，是唯以欲之多寡為戒也。不欲猶寡欲不多，貪欲之言也。此他諸註一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子曰：章。

孔安國云：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仁齋依古註云：就成也。德夫云：就即也。

就成也。古註可從也。朱註不解就字，說者讀為即。德夫以舊習訓之者，非也。刑殺無道，成育有道，欲以之為政也。即有道之人，非所以為政也。

茂卿云：君子在上之稱，小人謂民。德字如民之德，歸厚之德，謂自然有若是者也。

君子小人之稱，非初于今，何於此？須言之。又德字何更設解，如彼中庸之為德，則謂自然得於性者。

佗所謂德者皆行事得之身之謂而今之語亦言  
化於君子之所得而小人之所得皆善也已若其  
自然也則不可言風草之化也此外諸註無異義  
但夫子之語取諸君陳者諸註未之徵何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章  
朱註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仁齋云達者  
內有其實而名譽自達之謂  
此等之說皆恐不協於語意以下文觀之達者通  
達於國家而其志行之謂德孚行得未能必達於  
國家與又以名譽言之則所謂聞而非達也

朱註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  
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此將藥其病者夫子所以反問焉其意可然也然  
謂子張務外者蓋誤曾子之言也

鄭玄云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朱註言名譽著聞  
前章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諸註在邦在家之解至  
此不通諸註如此在邦在家何

馬融云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  
朱註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  
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

則所行自無窒礙矣仁齋云質直好義則不事矯飾  
察言而觀色則不滿假云茂卿云聞達之分聞者主  
名之聞於世而言之達者主我道之行於世而言之  
質直不事矯飾也朱子以忠信解之似而非也云  
馬融不解質直而好義朱註以質直為主忠信質  
直不必忠信之謂也直與忠信經言其物自別也  
又達者其道通達於邦家之謂而非其行無窒礙  
之謂也仁齋茂卿皆以質直為不事矯飾亦未審  
文義也說者多質直連讀而以為成文者皆失語  
意此與色取仁對文而言其質性正直也後閱皇

侃疏曰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予說與  
此暗合矣

馬融云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  
自疑朱註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云仁齋  
云行實違其本心茂卿云色取仁者唯顏色學仁者  
也取者謂取之於仁者也行違者謂行與顏色違也  
馬融之解是也取仁朱註以下皆加於字不是也  
此言素不有仁心而假取仁者之顏色耳仁齋以  
為違本心者不然經文言與色違也已皇侃云漢  
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悌至終

然豺狼迹著而毋死不臨班固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茂卿云記其地有三義一曰樊遲聞夫子之教謹錄焉書其地謹之道也二曰古者侍君子未見顏色而言謂之馨見顏色者見顏色愉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見夫子暇而愉故問其所欲問尊師之道也三曰古者君子惡舉人之過而欲聞其過然弟子有問於稠人中則師或不斥其過故弟子欲聞其過者必於無人處如舞雩下是也

此三說皆不是也今之語以為樊遲所自書耶是不可然也且聞夫子之教謹錄之者不獨樊遲諸弟子皆將然也又夫子之於諸弟子豈有常顏色不愉乎子之燕居夭夭如而即之也溫寧有宿疑以族從遊時乎又此樊遲之問何問人之過之有子張亦既有此問此皆不通之說也今所以特記地者唯見孔門諸子雖遊憩之日學志之不懈也孔安國云慝惡也修治也治惡為善朱註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治而去之仁齋云慝隱惡也

隱字不可直訓惡朱註為得焉修隱不敢為善之謂攻而除去之之謂耳仁齋以為隱惡亦不可是也隱惡者惡行之不顯於外也隱者中心之惡耳朱註善其切於為己仁齋云遲當從遊之際忽發切於身之間故夫子善其問茂卿云以樊遲之難問故夫子獎更之善誘之道也

子張亦有此問而夫子未稱善哉且諸子之問亦多切於己者不獨樊遲朱註不得之仁齋謂從遊之際者得之茂卿之說尤不通遲若難問則夫子在室時當以禮問之今當遊憩時以敢問之可以

為難問乎

孔安國云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朱註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茂卿是安國而非朱註云大氏古人所謂學者應事接物之際而非如後世動則求諸心故謂之事云孔註朱註共是也但朱註謂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何以知遲之為人宋儒之妄耳茂卿之說亦然矣然朱註今非敢求於心之說也朱註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

此朱註非不是也然其意似以忿為惑宋儒之見  
喜怒愛惡皆以為人欲之惑而不辨七情之正與  
惑今所以為惑者以為物所蔽而不能懲其忿也  
○樊遲問仁章

朱註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茂卿云愛人謂仁人  
也蓋仁為安民之德然徒以安民為仁則小子欲為  
仁而不可得故告以仁人之愛人也知人亦謂知者  
也知者之事豈止知人耳哉然徒求於廣遠則非所  
以便學者故告以知者之知人也  
朱註由為仁者愛之理乃以愛為仁之施其家學

之解耳茂卿偏以仁為安民之德故設此纏繞之  
說也又知者之事謂不止知人者似以知人為一  
端之事是不然知人之大也子夏之言可以見焉  
夫子之言原諸臯陶謨諸說何不徵焉

朱註引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  
故疑二者之相悖爾仁齋云遲於仁則既達其理但  
疑知之德不止知人也

朱註非也正文明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是樊遲  
仁者之愛人則既達焉於知之知人猶未達也何  
以為疑仁知相悖全是臆說

包氏云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朱註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仁齋云此言知久之德甚廣也茂卿云舉直錯諸枉蓋古語言積材之道也

包咸以錯爲廢置之誤既辯諸爲政篇朱註亦諸訓眾錯爲捨置其誤如爲政篇論之且此語何論仁遲之不達唯知人之知也是在下文明也仁齋是也然亦以錯爲捨置者誤矣茂卿以爲古語者不可知也積材之道以爲譬乃可也直以爲謂積

材之道者未知其是也

朱註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仁齋云此專疑夫子論知之語而問之茂卿亦是仁齋

晦菴何爲誣正文樊遲明問知而猶未達夫子之言乃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此何疑理之有仁齋之解是也

孔安國云富猶盛也朱註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仁齋云言夫子論知之一言其富盛無所不該德夫云富富有也

富字直為盛不協語意朱註其所包者廣者是也  
不止言知者其誣說如上仁齋是也富有亦是也  
孔安國云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尹則  
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朱註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  
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  
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仁齋有非朱  
註兼言仁知之論茂卿亦不仁者遠矣之解朱註為  
得焉而知人以下專為知之事仁齋之論為是而云  
樊遲蓋疑人之不可悉知也猶仲弓云焉知賢才舉  
之云云

安國以為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者恐不是也如  
此則非使枉者直也朱註得之但謂子夏有知夫  
子之兼仁知而言者其非如上斥之子夏亦唯言  
知人之効焉爾仁齋非朱註之論是也茂卿之辯  
亦是也皆可就而見也

○子貢問友章

仁齋云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亦俟其自悟若數而  
無節則返致嫌厭勿自取辱可也

集解朱註共是也但未之盡焉仁齋之說盡焉茂  
卿亦稱此仁齋曰有味哉其言之云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孔安國云友以文德合朱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仁齋云必取講磨之益茂卿云古者宴會皆用禮樂文者禮樂也云

安國以文為文德者不可然也豈可謂以文德輔仁乎朱註及仁齋以所謂文為何耶不明也茂卿以為宴會者恐非語意既曰會友朋友之會豈唯宴也乎文亦不唯禮樂六藝皆是也

論語羣疑考卷六終

